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書卷七十二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陳 墉

校對官中書臣馮 培

謄錄監生臣宋允辰

謄錄監生臣宋允奎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七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

師古曰雋音字克反又辭克反○宋祁曰昭紀中師古亦

兩音景木只音祖克反

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

○宋祁曰邵本無必

字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

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

師古曰督謂察視之

東至海

以軍興誅不從命者

師古曰有所追捕及行誅罰皆依典軍之制

威振州郡

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

冠帶櫛具劔

應劭曰櫛具木標首之劔櫛落壯大也晉灼曰古大劔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

作山形如似蓮花初生未數時今大劔木首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是也櫛音磊標音匹遙反○宋祁曰注文

浙本有似字疑其意重復當刪去似字

佩環玦

師古曰環玉環也玦即玉佩之玦也帶環而又著玉

佩也禮記曰孔子佩象環也

褻衣博帶

師古曰褻大裾也言著褻大衣廣博之帶也而說者乃

以為朝服垂褻之衣非也

盛服至門上謁

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

門下欲使解

劔不疑曰劔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

勝之勝之開閭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

之躡履起迎

文穎曰躡音纒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躡躡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躡音山

兩反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

矣

師古曰瀕涯也公子勝之字也舊久也瀕音頻又音賓

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

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

終天祿

師古曰樹立也○宋祁曰南本浙本作乃今字勝之知不疑非庸人師古

曰庸也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

○宋祁曰意南本作

適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

師古曰選州郡吏之最者乃得為從事

側聽

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

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

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

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

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

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滯與不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

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

其母輒問不

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

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師古曰幾音居起反

即不

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

出母怒為之不食

○宋祁曰南本不食字上有之字

故不疑為吏嚴而

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

師古曰旒旌旗之屬

畫龜蛇曰旒

衣黃襜褕著黃冒

師古曰襜褕直裾禪衣襜音昌瞻反褕音踰冒所以覆冒

其首即今之下裾冒也

詣北闕自謂衛太子

師古曰戾太子

公車以聞

師古

曰公車主受章奏者

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

師古曰雜共也有素

識之者令視知其是非也

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勃兵

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

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

之師古曰安猶徐也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

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瞶衛靈公太子輒蒯瞶子也蒯瞶得罪於

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晉趙鞅納蒯瞶於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

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瞶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奈何不以父命

辭王父命也○宋祁曰注文奈字上浙本有其字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

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

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

於朝廷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

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

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

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師古

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也他皆類此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

師古曰湖縣名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

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師古曰幾

讀曰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

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

師古曰故昭如謂之

張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

師古曰敏謂所見捷利

宣帝幸太子宮受迎

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謹說

師古曰說

讀曰 頃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

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
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

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

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師古曰

示言獨親外家 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
示天下以淺陋

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師古曰繇

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

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
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
廣引之殆危也遂成也

今仕官至二千石

○宋祁曰官
字謝木作宦

字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

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

日父子俱移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
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

滿三月賜告廣

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

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

道供張東都門外

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餞行也解在景十三王及劉屈氂傳

供音居共反張音竹亮反

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

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

共具設酒食

師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其他類此○宋祁曰日字下疑更有日字

請族

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

以共具

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趣讀曰促

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

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趾

師古

曰幾讀曰冀

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

鄧展曰宜令意自從丈人所出無泄我言也師老人即古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觀而老者皆稱焉

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

師古曰閒即閑字也

廣曰吾豈老諄不念

子孫哉

師古曰詩感也音布內反

顧自有舊田廬

師古曰顧思念也

令子孫

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

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

○宋祁曰衆字下疑有人字

吾既亡以

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宋祁曰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

又此

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

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師古曰說讀曰脫皆以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郟人也師古曰郟音談其父于公為縣獄

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古曰羅羅也

遭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

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

勤苦○宋祁曰南本浙本作事養我勤苦又一本作養我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

繫丁壯奈何師古曰象古累字也音力瑞反其後姑自經死師古曰不欲累婦故

自殺○宋祁曰景德本
作經死他本作縊死

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

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

師古曰府郡之

曹府也上音時掌反

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

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

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

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

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

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

師古曰黨音他朗反○宋祁曰前太守南本作故浙本作

前於是殺牛自祭孝婦家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

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國亦

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

○宋祁曰

與南本作為浙本作與

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

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

宣帝立

○宋祁曰宣帝立浙本作宣帝即位

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羣

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為光祿大夫

師古曰繇讀與

由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定

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

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

師古曰鈞禮猶言亢

禮 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

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

無寃民

師古曰言決罪皆當

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

師古曰言知其

寃平皆無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

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

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叙定國子承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

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夫其真也

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

師古曰讞平議也音

魚列反○劉敞曰予謂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自可云食也然此下則云飲酒益精明共說一事爾兩

字不同疑當作欽為真

為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

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

舊臣敬重之時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

論議無所拂

師占曰言不相達戾也拂音佛

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

處駁議

師古曰言與定國不同

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

師古

曰天子皆可定國所言

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

言事者歸咎於大臣

師古曰言事者謂上書陳事也

上於是數以朝日

引見丞相御史

師古曰五日一朝故云朝日也

入受詔條責以職事

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

師古曰賊發不得恐負其殿故妄疑善人致其罪也

至亡

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

師古曰亟急也不急追賊反禁

繫失物之家

後不敢復告以故寢廣

師古曰寢漸也

民多寃結州郡

不理連上書者

○宋祁曰連字南本浙本並作遠

交於闕廷二千石選

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

師古曰謂令長丞尉

民田有災害吏

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

師古曰趣讀曰促重音直用反

關東流民

飢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

衣至春猶恐不贍

師古曰贍足也

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

此咎

師古曰塞補也

悉意條狀陳朕過失

師古曰悉盡也

定國上書謝

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曰郎

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

師古曰以遭饑饉不能相養

丞相御

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

錯繆至是

師古曰錯互也繆違也謂吏及東方人言不相同也

欲知其實方今年

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

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

師古曰言能防救與不宜各以實對

毋有

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

朕躬不敢怠息

師古曰息謂自休息

萬方之事大錄于君

師古曰大錄總

也錄能毋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

師古

曰言積替也

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為一端而作

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

師古曰非聖者謂常

人日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

師古曰所以所以此言何由致此災經曰萬

方有罪罪在朕躬

師古曰此論語堯曰篇載殷湯伐桀告天之辭

君雖任職何

必顯焉

師古曰顯與專同事不專由君也

其勉察郡國守相羣牧非其

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

師古曰悉

也盡定國遂稱篤固辭上廼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

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諡曰安侯子永嗣少時嗜酒多過

失師古曰嗜者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以父任為侍中中

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宋祁曰南本孝字上有

字由是以列侯為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

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永以選尚馬上

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子

公其間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師古曰間門里門也于公謂曰少高

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寬
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
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
師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

之師古曰以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曰經明行修

為夫器也

宜於本朝任職也

宜於本朝任職也

為博士論石渠

張晏曰石渠閣名也

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

府御史大夫廣德為人溫雅有醞藉

服皮曰寬博有餘也師古曰醞言如

醞醞也藉有所薦藉也
醞音於問反藉才夜反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

間上幸甘泉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
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

師古曰撞
音丈江反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

反宮師古曰
亟急也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

秋上耐祭宗廟出便門師古曰長安城南
面西頭第一門欲御樓船廣

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

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

曰言不以禮終不得立廟也。一曰以見死傷犯於齊絮不得入廟祠也。○劉敞曰一說是也。時上方入廟陽夏

公曰以杜牧論諫書考之當作陛下不廟上不說師古矣若本有得入二字小顏不應費辭如此師古

讀曰先歐光祿大夫張猛進曰師古曰先歐導乘輿也歐與駟同猛張騫之孫

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

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也乃

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師古曰歲惡年殺不熟也與丞相定國大

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

十斤罷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

界上沛以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

縣車蓋亦古法韋孟詩云縣車之義以泊小臣也○劉放曰致仕縣車言休息不出也故韋孟云薛廣德自縣

其安車也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

師古曰下邑梁國之

縣也當少為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為順

陽長柵邑令

師古曰柵音詢

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

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

師古曰傳讀曰附

文

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畧同自元帝時韋玄

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治天下者三十年然後仁道成

也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

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

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

不立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既福不虛

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

師古曰迹謂求其踪

也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

萬國

師古曰虞書克與叙克之德曰克明後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故云

也然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

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師古曰言嚴謂尊嚴夫

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

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

極於后稷而以配天

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為周之始祖乃追王太王王季以及后稷

是不以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

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

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

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言能正考古道以

立功立事則可長年享國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項之使

行流民幽州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佚有意者

師古曰勞佚謂勸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也佚者以恩招徠也勞音盧到反徠音盧代反言勃海鹽

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師古曰恣民煮鹽官不專也所過見稱舉奉

使者十一人為最宋祁曰奉字景德本作奏刊誤謂當削舉改奏作奉直云所過見稱奉

使者十一人為最今景祐本越本無舉字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

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
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
復徵入為太中大夫給

事中繫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勳
師古曰系古累字先是太

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

為作治連年可遂就
師古曰就亦成也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

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該封

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
師古曰前議謂罷昌陵後上

遂封長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
師古曰尚書禹貢載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當

明此經故使行河
也行音下更反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徵當為

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以

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

如淳曰漢儀注

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

說是也

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

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眾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

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

養牛一上尊酒十石

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

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

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師古曰韋

謂韋賢也

彭宣字子佩淮陽夏人也

師古曰夏音假

治易事張禹舉為

博士遷東平太傅

○宋祁曰太傅淳化本作太守刊誤據史館本作傅

禹以帝師

見尊信薦為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為右扶風

師古曰繇請與山同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為太原太守

李奇曰初漢制王國

人不得在京師數年復入為大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即位

徙為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廼策宣曰有

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

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

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

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

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言

上廼召宣為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封長

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

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師古曰美實謂鼎中

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引以為言覆音芳目反

臣資性淺薄

年齒老眊

師古曰眊與耄同

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

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疾寘溝壑

師古曰疾古侯字

莽白

太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於老眊昏亂

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册詔君其上大
司空印綬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
宣居國數年薨諡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廼絕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
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繁師古曰繁音力瑞反亦其次也于

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為任職臣

應劭曰哲智也鄭氏曰當言折獄師古曰哀鰥

哀恤鰥寡也哲獄知獄情也○劉奉世曰詩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則鰥字也然則古文鰥矜音字蓋通用班氏持用古字此乃哀矜折獄爾如顏說則哀鰥哲獄皆不成辭于丞相傳又云務在哀鰥寡此亦後人不辨矜

字妄增之爾凡決疑平法豈獨鰥寡乃哀之哉
甫刑之言鰥寡洪範之言荒獨意義自不同也薛廣德

保縣車之榮平當逡遁有恥

師古曰逡讀與巡同

彭宣見險而止

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

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謂其患于失位而為傾邪也贊言當宜二人立操有異于此矣

前漢書卷七十一

前漢書卷七十一考證

雋不疑傳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臣召南按此天漢二

年事也勝之河東人以光祿大夫出為直指使者至

太始三年為御史大夫

于定國傳為廷尉十八歲。臣召南按定國以地節元

年為廷尉至甘露三年遷御史大夫公卿表作為廷

尉十七年遷蓋從為廷尉之次年實數故與傳不同

也

萬方之事大錄於君。○顧炎武曰：今所傳王肅注舜典，納于大麓，云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蓋西京時有此解，故詔書用之。

薛廣德傳：沛郡相人也。○唐書宰相世系表曰：薛公獻策滅黠布，封千戶侯。生瑒，瑒生茂，宣茂，宣生懷，則懷則生引孫，引孫生廣德。

平當傳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注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臣召南按：此文西京所行。

偽泰誓言辭也郊祀志亦引此文云正稽古立功立事
可以永年丕天之大理然則傳於亡窮四字當所自
撰以結引書之意也

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臣召南按此但言由布衣
以文學升庸者耳不然絳侯條侯輔佐文景非父子
宰相耶

贊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毛
詩禮記鰥寡之鰥皆作矜此亦矜之誤哲則折之誤

也師古注非

前漢書卷七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七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

師古曰九鼎即夏禹所鑄者也遷謂從紂都遷之以

來春秋左氏傳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以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伯夷叔齊薄之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用干戈為不孝以臣伐君為不忠

餓死首陽不食其祿

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阪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

在雒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為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幽通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當隴西者近為是也

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

其身也

師古曰事見論語

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

懦夫有立志

師古曰懦柔弱也音乃喚反又音儒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

下

○宋祁曰浙本多二字作行乎百世之下

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

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

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

無姓名可稱知此蓋隱居之人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祕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於後代皇甫謐園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競為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弃略一無取焉○
宋祁曰季字下當有公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字角不成字當作角

維深山

師古曰即今之商州商維縣山也

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

而召之不至其後吕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

鄭子真蜀有嚴君平

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遵三輔決錄云子真名樸君平名尊則

君平子真皆其字也

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

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

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

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

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

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

師古曰裁與才同閱歷也

得百錢

足自養則閑肆下簾而授老子

師古曰肆者市也列所坐之處也

博覽

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萬餘言

師古曰嚴周即莊周

揚

雄少時從游學呂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
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
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
可得誣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
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
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

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師古曰以
身沒而無

名為 孟軻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

孟康曰孟何
不也言何不

因名卿之執以求名章昭曰言有執之名卿庶幾可不朽揚子以為不然唯有德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以事有權力之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立揚雄以為自蓄其德則有名也

梁齊楚趙之君

非不富且貴也

師古曰謂當時諸侯王也

惡乎成其名

師古曰惡於何也惡音烏

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

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蜀嚴湛冥

孟康曰蜀郡嚴

君平湛深元默無欲也師古曰湛請曰沈

不作苟見不治苟得

師古曰不為苟顯之行不

事苟得之業

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

師古曰隨隨侯珠也

和和氏璧也

舉茲以旃不亦寶乎

師古曰旃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國之

竇乎自此已上皆揚雄之言也
○宋祁曰注文已字疑作以 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

角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
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
讓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臯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

廉為郎補若盧右丞

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令丞漢舊儀以為主治庫兵者

遷

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
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

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兮古師

曰檜國匪風之篇發發飄風貌揭揭疾驅貌慙古恒字傷也言見此飄風及疾驅則顧念哀傷思周道也揭音

丘列反○宋祁曰注文恒字下疑有恒字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

古之車也揭揭者盖傷之也古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揭揭

然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故傷之○劉攽曰按文及注當云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慙慙

者盖傷之也今皆誤矣陽夏公云倒文取新古盖多如此不為誤今者大王幸方與古師

曰縣名也音房預○宋祁曰注文音字上當有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

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數音所

角反○宋祁曰一本無也字昔召公述職師古曰召讀曰邵邵公名夷自陝以西邵公主之

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師古曰舍止息是時人皆得其

所後世思其仁思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師古曰邵

南之詩也其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蔽芾小樹貌也甘棠杜梨也芟舍也蔽音必二反芾音方未

反芟音步末反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銜臣瓚曰搏促也師古

曰搏挫也音子木反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師古曰咤亦叱字也音竹駕反手苦

於箠轡師古曰箠馬策音止藥反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

塵埃師古曰冒犯也音莫克反○宋祁曰克景作克校作報浙本作克夏則為大暑之

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匿薄

師古曰匿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靡也薄迫也

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

師古曰奕柔也音而克反

非所以

全壽命之宗也

師古曰宗尊也

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

師古曰隆

高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

師古曰廣夏大屋也旃與龍同

明師居前勸

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

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

師古曰訢古欣字

其樂

宜徒銜楬之閒哉

師古曰銜馬銜也楬車鉤心也張揖以楬為馬之長銜非也楬音其月反

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

師古曰形體也信讀曰伸

進退步趨以實下

如淳曰今人不行則
膝已下虛弱不實
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

神師古曰臧五臧也練練其氣也適和也
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

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師古曰喬松仙人伯喬及

赤松子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宋祁曰登疑作發則福祿其轅而社

稷安矣師古曰轅與臻同至也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師古曰皇帝謂

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

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

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

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慙

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

寡人造行不能無惰

○宋祁曰惰疑作惰類篇渠伊反畏也敬也

中尉甚忠

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

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

師古曰從音子用反

吉輒諫爭甚得輔弼

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

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

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師古曰已解於上

今大王以喪

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

師古曰發謂興舉衆事○

宋祁曰南本浙本毋有所發句上有毋有所言一句一本發作言

且何獨喪事凡南面

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

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吉引之

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

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

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大將

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

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

攀援而立大王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其仁厚宜有量哉

師古曰言其深多也

量音力
向反

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

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

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

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

師古曰道諱曰導

皆下獄誅唯吉

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起家

復為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

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

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思未可謂本務也

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為至思然未盡政務之本也

欲治之主

不世出

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值○宋祁曰注文不字下疑有可字

公卿幸得遭遇

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

師古曰三代夏殷周

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

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

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

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

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

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

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

師古曰解在董仲舒傳

今俗吏所以

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

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

師古曰繇與由同

以意穿鑿各取一

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

師古曰言其
徹深難久行是

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

刑罰亡極

師古曰萌生言其爭
出如草木之初生

質樸日消恩愛寢薄

師古

曰寢
漸也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師古曰孝經
載孔子之言

非空言

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

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

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

師古曰以仁撫下則
羣生安逸而壽考

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

師古曰高宗殷
王武丁也享國

百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

師古曰趨讀曰趣趣驚也唯

陛下財擇焉

師古曰財與裁同

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大壽

之萌也

師古曰由之而生故云萌

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

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

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

承翁主

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翁主者

言其父自主婚也解具在高帝紀

使男事女夫誦於婦逆陰陽之位故

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

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

師古曰言無節度

是以貪財誅利

○宋祁曰

南本浙本

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

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

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

又言舜

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

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臯陶

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

不仁者遠

師古曰任用賢人放黜讒佞

今使俗吏得任

子弟

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為郎

率多驕鶩不通古今

師古曰鶩與傲同

至

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

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在

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宋祁曰注文一本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

宜明選求賢除任子

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

省尚方

師古曰尚方主巧作

明視天下以儉

師古曰視讀曰示

古者工不

造瑠瑯商不通侈靡

師古曰瑠者刻鏤為文瑠音篆

非工商之獨賢政

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

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

師古曰迂遠也音于

吉遂謝病歸琅邪

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

取棗以啖吉

師古曰啖謂使食之音徒濫反啖亦啗字耳此義與高紀啗以利同

吉後知

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

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

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

貢公彈冠

師古曰彈冠者言入仕也

言其取舍同也

師古曰取進趣也舍止息也

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

之復遣使者弔祠云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

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為

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祿

勲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

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即對無所疑也論語稱孔子曰使於

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

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

師古曰以
其有口辭遷

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為王國吏故駿

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為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

相匡衡遷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

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

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左馮

翊代駿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

譽加於實效

師古曰言
不聽虛名

考績用人之法

師古曰言用
之法皆須考以

功績

薛宣政事已試

師古曰言有效也

上然其議宣為少府月餘

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為御史大夫並居位

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為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為丞

相衆人為駿恨不得封侯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

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

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

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一曰曾參之子字華元師古曰二子是也

亦何

敢娶駿子崇以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

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

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養長信宮

師古曰放者夫人之名也共音居用

反養音弋亮反

坐祝詛下獄崇奏封事為放言放外家解氏與

崇為昏

師古曰婚姻之家

哀帝以崇為不忠誠策詔崇曰朕以

君有累世之美

師古曰謂自祖及身皆有名也

故踰列次在位以來忠

誠匡國未聞所繇

師古曰繇與由同由從也

反懷詐諛之辭

師古曰諛詐言

也音虛袁反

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

師古曰錯

也置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為大司農後徙衛尉左

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

為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

莽遣就國歲餘為傅婢所毒薨國除

師古曰凡言傅婢者謂傅相其衣服

社席之事一讀傳曰附謂近幸也

自古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

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

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

師古曰一囊之衣也
有底曰囊無底曰索

不畜積餘財

師古曰畜讀曰蓄

去位家居

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

黃金

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黃金以給用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絜行著聞徵為博士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

官所責

師古曰太守之府

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

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

師古

曰虛已謂胸受其言也

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

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

師古曰秣養也謂以粟米飼也

牆塗而不瑀木摩而不刻

師古曰瑀字與彫同彫畫也

車輿器物皆

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

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

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

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

時入貢不欲煩勞也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

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

帝衣絺履革

師古曰絺厚繒音徒奚反

器亡琬文金銀之飾後世爭

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

師古曰放音甫往反其下亦同

衣服

履綉刀劍亂於主上

師古曰綉古袴字

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

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

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

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

師古曰正曲曰
矯復音方目反

臣

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

樂節禮樂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也

方今宮

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

物不過十筭

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筭盛衣竹器音先嗣反

方今齊三

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

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十萬

如淳曰地理志河
內懷蜀郡成都廣

漢皆有工官工官主作銀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
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
上巳言蜀廣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
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

匹臣禹嘗從之東宮

師古曰從天子往太后宮

見賜杯案畫文畫金

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

師古曰食譎曰飢

東宮之費亦不

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

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

師古曰食人之骸骨○宋祁曰浙本無所字

人至

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

師古

曰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

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

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

宮

師古曰此填字讀與寘同

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

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

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

○宋祁曰以字疑作取字

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

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

師古曰不能自言減省之事

羣臣

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

師古

曰取讀曰娶

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

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

師古曰曠空也室家空也

及泉庶葬

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

師古曰自從也上謂天子也

皆

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

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

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

師古曰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

妾媵也故請止留二十人

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

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

苑地以為田獵之囿

師古曰舍置也獨留置之其餘皆廢去

自城西南至

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方今天下饑

饑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

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

上帝臨女毋貳爾心

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諶誠也上帝亦天也言承天之意此誠難

矣王者之命不妄改易天常降鑒甚可畏也毋貳爾心機事易失勿猶豫也

當仁不讓

師古曰論

語稱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故引之

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

師古

曰揆度也

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

師古曰上

下猶言高下謂苟順從也上音時掌反

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師古

曰拳拳解在劉向傳下
鮑宣傳惓惓音義亦同

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

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
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

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

不完

師古曰裋者謂僮豎所著布長
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裋音豎

有田百三十畝陞

下過意徵臣

師古曰過
猶誤也

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為

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

師古曰奉音扶
用反其下亦同廩

食太官

師古曰謂太
官給其食

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絳絮衣服酒

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

師古曰侍醫天子之醫也

賴陛

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

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少茅

愚臣所當蒙也

師古曰少古草字

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

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

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滂朝之臣也

師古曰滂與汚

同音一故反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

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躋仆氣竭不復自還

師古曰躋

音顛蹙躑也仆音赴仆頓也不自還者遂死也還讀曰旋

洿席薦於宮室骸骨弃捐

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

師古曰及身生

謂及未死之前

死亡所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

之直

師古曰生謂先生也史魚衛大夫史鮪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言其

壹志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

師古曰孳與孜同孜

孜不怠也寡少也言少有此人故親近生幾參國政

師古曰幾讀曰奠

今未得

久聞生之竒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將在位者與生殊乎

師古曰言志趣不同

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

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

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

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

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後月餘以禹為

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為御史大夫列

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為古民亡

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

出口錢故民重困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

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言古者不

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

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

十萬人已上

○宋祁曰
已當作以

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

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

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

師古

曰繇讀
與由同

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

者眾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

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

師古曰若
有萬錢為

賈則獲二千之利

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

掉少把土手足胼胝

師古曰掉拔取也少古草字也把手搯之也胼併也胝繭也掉音才

兀反把音蒲巴反其字從木胼音步千反胝音竹尸反搯音蒲交反

已奉穀租又出橐稅

師古曰橐禾稈也

鄉部私求不可勝供

師古曰言鄉部之吏又私有所求不能供之

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

賈

師古曰賣田與人而更為高賈之業

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

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

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

勿得販賣

師古曰賤買貴賣曰販

除其租銖之律

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

得雜計百物之銖兩

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

復古道便

師古曰追遵古法於事便也復音扶目反

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

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

師古曰繇讀曰徭

又諸官奴婢十萬

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

庶人廩食

師古曰給以食

今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

師古

曰乘登也

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

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任官禹又言孝文皇帝

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

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

師古曰疑者白明也

以與民

師古曰罪疑從輕也

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

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

關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

師古曰從讀曰縱耆

讀曰嗜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

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

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

為右職

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

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

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師古曰操持也切刻也操音千

高反○劉攽曰百姓下多者字宋祁曰去者字

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

而善書者尊於朝

師古曰謾詐也謾音慢又音武連反

詩逆而勇猛者貴

於官

師古曰詩亂也音布內反

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

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

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

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

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

故謂居官而

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

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

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崇尚也

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

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

師古曰不

止免官而已

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

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

師古曰解請曰懈

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

師古曰微亦無也折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中也音竹仲反斷音丁煥反况乎以漢地之

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

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

抑隊

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

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

師古

曰幾音鉅依反

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

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

祖之苦

師古曰言取天下艱難也

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

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

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調古

論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

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師古

曰解讀曰懈也

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

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

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

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

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師古曰迭互也

親畫則毀故曰迭毀迭音大結反

為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

以其子為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

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然通儒或非之語在韋玄成

傳

宋祁曰然通儒或非之
江南兩浙本無此六字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

師古曰倩
音干見反

二人相

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郡

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為常侍不得

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

師古曰卒終
也終其經業

而勝

為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

宋祁曰
補字下疑

有出再為尉壹為丞勝輒至官廼去州舉茂才為重泉

令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薦勝

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

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師古曰亢音杭父音甫有詔皆徵勝

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

私車來邪勝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詞也音弋癸反有詔為駕龔舍

侯嘉至皆為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

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

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
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

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

光祿大夫

師古曰
依舊官

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

逆上指

師古曰繇
讀與由同

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

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

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

四人皆以為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

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

繇嘉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迷國不疑

文穎曰信必迷國不疑也

今舉相等過微

薄日暮議者罷明旦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

今奏當上宜何從

師古曰今欲奏此事君定從何議也

勝曰將軍以勝議

不可者通劾之

師古曰并劾勝

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

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

師古曰謂如尚書所劾奏也

勝以手推常

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

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

變

師古曰疾急也言時人意自變耳禮不變也

常恚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古師

曰何若言無所似也

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

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自沈於河者

先是常又為勝道高陵有子殺母

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

師古曰言於誰聞之也

對曰受夏侯常尚

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

師古曰連恨謂再被譖去

即應曰聞之白衣

戒君勿言也

服虔曰聞之白衣耳戒君勿言之如何便上之邪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

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

奏事不詳妄作觸罪

師古曰言奏事不審妄有發作自觸罪也

勝窮無以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言洿辱朝廷事下

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

給事中與論議

師古曰與讀曰豫○劉奉世曰前云博士後云位大夫然博士非中朝臣疑言

博士者誤也

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辨訟媮謾

亡狀

師古曰疾急也媮古惰字謾請與慢同亡狀無善狀也

皆不敬制曰貶秩各

一等勝謝罪乞骸骨上乃復加賞賜以子博為侍郎出

勝為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

為光祿大夫勝常稱疾卧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

崩初琅邪邴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為太中大

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

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師古曰於傳舍止宿若今

官人行得過驛也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師古曰道次給酒肉並飤其從者及

馬也食讀曰飤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壹頭酒二斛

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

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

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

若同產同產子一人

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

大夫其修身

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

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

○孔武仲曰龔勝邴漢乞骸骨詔謂之耆艾二

人而不名時勝為光祿大夫漢為大中大夫特詔行道舍傳舍傳舍如今驛舍也漢得入驛如此之嚴也於

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

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以龔

勝薦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

遣使者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

師古曰即猶就也

舍家居在武

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

師古曰廷謂縣之庭內

舍

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

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

師古曰湖縣也

時屬京兆

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為光祿大夫

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

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

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

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

師古曰即就也
就其家而拜之

勝稱疾不應

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

車駟馬迎勝即拜

師古曰就家
迎之因拜官秩

上卿先賜六月祿直

以辨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

人以上入勝里致詔

師古曰行義謂鄉邑有行義之人
也諸生謂學徒也行音下更反

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

南牖下

師古曰牖窓也於戶之西室之南牖下也

東首加朝服拖紳

師古曰拖引也

卧著朝衣故云加引大帶於體也論語稱孔子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故放之也拖音土賀反使者

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爾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

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

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

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

師古曰示若尊敬使者故謂之使君

無

益萬分使者要說

師古曰要音一遙反說音式銳反

至以印綬就加勝

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

須秋涼迺發

師古曰
須待也

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

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

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

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

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

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

師古曰棺音宮煥
反斂音力贍反

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種柏作祠堂

師古曰若

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動吾家也亦不得種柏及
作祠堂皆不隨俗劉敞曰勝意一葬之後更不得隨

俗動冢土種
柏作祠堂

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

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復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經

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

自燒膏以明自銷

師古曰
薰芳草

薰生竟夭年非吾徒也遂

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

東州丞

師古曰東州
渤海之縣也

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郎

病去官復為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為議

郎後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

重焉薦宣為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

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師古曰出六條

之行部乘傳去法駕師古曰行音一史反傳音張戀反駕一馬師古曰言其單

率不依典制也舍宿鄉亭為衆所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

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

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

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義失傅太后

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

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

私以充塞朝廷

師古曰塞滿也

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

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

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

首着艾魁壘之士

服虔曰魁壘壯貌也師古曰魁音口崩反壘音磊

議論通古

今喟然動衆心

師古曰喟然嘆息貌音丘位反

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

也敷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

師古曰敷謂厚

也。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

師古曰共讀曰供。劉奉世曰

共讀如字。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

罪而天下服。

師古曰四罪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

今

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感。

鄧展曰不得其人使

天下惑也。請寄為姦。

師古曰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

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

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

凡民有七亡。

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

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

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

師古曰更謂為更卒也。音工行反。

貪吏並

公受取不已三亡也

師古曰並依也音步浪反

豪強大姓蠶食亡厭

四亡也

○宋祁曰大姓下疑有家字

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

落鼓鳴男女遮迺六亡也

晉灼曰迺古列字也師古曰言開桴鼓之聲以為有盜賊

皆遮列而追捕

盜賊劫畧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

死酷吏毆殺一死也

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反

治獄深刻二死也寃

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怨讐相殘

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

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

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

師古曰守郡守也相

諸侯相也

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

助陛下流教化者邪

師古曰惻隱皆痛也

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

為姦利而已

師古曰務稱賓客所求也稱音尺孕反

以苟容曲從為賢以

拱默尸祿為智

師古曰尸主也不憂其職但主食祿而已

謂如臣宣等為愚

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

重高門之地哉

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

天下乃皇天之天

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

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

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其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言尸鳩之鳥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尸鳩拮鞠也拮音居黠

反○宋祁曰浙本無之詩二字

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

師古曰空孔也父

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

乎

師古曰安焉也

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

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

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師古曰霍豆葉也貧

人如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

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臣瓚

曰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為蒼頭青幘

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

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

官非其人

師古曰此官不當加於此人此人不當受於此官也

而望天說民服宜

不難哉

師古曰說讀曰悅

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辨足以

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

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

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

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

師古曰更亦歷也音

工衡反

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

師古曰建立也圖謀也

龔勝

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

師古曰委輸謂

輸委積者也委音迂偽反輸音式喻反○宋祁曰注文輸景本作式俞反

可大委任也陛下

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

師古曰小有不快於心不能忍之也

陛下

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

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

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

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

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
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
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訥鈍於

辭

師古曰訥亦訥字也

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

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

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

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

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

如淳曰正月一日為

歲之朝月之朝日
之朝始猶朝也

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

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

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

師古曰仄古側字也

徵拜孔光

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

歛然莫不說喜

師古曰歛音翕說音悅次亦同也

天人同心人心說則

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蜺日連陰不雨

師古曰此蜺音干

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

賢本無葭莩之親

師古曰葭音工遐反莩音孚葭莩喻輕薄而附著也解在景十三王傳

但以令色諛言自進

師古曰令善也諛諂也

賞賜亡度竭盡府臧

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

師古曰時以三第總為一第賜賢猶嫌陋小復

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

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

卒皆得賞賜

師古曰為賢第上持時行夜者行音下更反

上冢有會輒太官

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

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

宜為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

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

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

師古曰視請曰示

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

應天心

師古曰易改也

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

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

師古曰不被省視也

欲使海瀕仄陋

自通遠矣

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

願賜數刻之間

師古曰刻漏刻也間空隙

極竭芻芻之思

師古曰芻音沐沐猶蒙蒙也如淳曰謹愿之貌也○宋祁曰浙本無竭字

退入三泉死亡所恨

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

上感大異納宣言

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時哀帝改

司隸校尉但為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官屬以令行馳道中

如淳曰令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

得行中央三丈也

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

師古曰鉤留也

没入

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

捕從事閉門不肯內

師古曰御史欲捕從事而司隸閉門不得入也

宣坐距閉

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

○宋祁曰南本無不道二字

下廷尉獄

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

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

師古曰朝日謂

早旦欲入朝也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

一等髡鉗宣既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為其地宜田牧又

少豪俊易長雄

師古曰長為之長帥也雄為之雄豪也

遂家于長子

師古曰上

黨之縣也長讀如本字

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

州郡以臯法案誅諸豪桀

師古曰風讀曰颯

及漢忠直臣不附

己者宣及何武等

○宋祁曰武字下疑有與宣女壻字

皆死時名捕隴西

辛興

師古曰詔顯其名而捕之

興與宣女壻許紺俱過宣一飯去

師古

曰飯音扶晚反

宣不知情

○宋祁曰情字上疑有其字

坐繫獄自殺自成帝

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紀逡王思齊則薛方子

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

伯高

師古曰并列其人木上及姓名字也後皆類此逡音于旬反郇音荀又音胡頑反今荀郇二姓並有

之俱稱周武王之後也

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

師古曰飭謹也讀與勅同紀

逡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

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

服虔曰履猶屨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著敝衣躡空

履也空穿也

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

服虔曰以瓦器遺之也

被虛

偽名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郇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

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

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

稅以衣衾

師古曰贈喪衣服曰稅
稅音式芮反其字從衣

其子攀棺不聽曰死

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

不受也京師稱之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

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

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

張晏曰許
由隱於箕

山在陽城有許由祠○宋祁曰由字按注并贊
注及江浙本作許字今字上疑有亦猶二字

使者以

聞莽說其言不強致

師古曰說讀曰悅

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

文

師古曰喜音許史反屬音之欲反

著詩賦數十篇始隃糜郭欽哀帝

時為丞相司直

師古曰隃糜扶風之縣也隃音踰

奏免豫州牧鮑宣京

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

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王莽

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齊粟

融客卿北海禽慶子頁蘇章游鄉山陽曹竟子期皆儒

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為丞相封侯欲

視致賢人銷寇賊

師古曰視讀曰示

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

安欲降竟竟手劔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

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師古曰上繫辭也謂發跡

雖異同歸於道

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師古曰言

蘭桂異類而各芬馨

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

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

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

師古曰懷思也言不能去

是故

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

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竇蹈焉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篤信好

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今龔勝不受

竇官蹈斯之跡也○宋祁曰注文之字當刪 貞而不

諒薛方近之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謂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信也薛方志

避亂朝說引策許

郭欽蔣詡好遊不汙絕紀唐矣

師古曰欽

朝不仕於莽遊逃濁亂不
汙其節殊於紀遼及兩唐

前漢書卷七十二

前漢書卷七十二考證

有園公句綺里季夏句黃公句角里先生句○田汝成

曰四皓名字當讀為綺里季夏而後人誤讀為夏黃

公亦猶樂正襄牧仲之誤耳臣召南按杜甫詩曰黃

綺終辭漢以黃綺並稱即知唐人讀本不誤又按用

里用字宋史儒林傳崔偓佺為直講太宗稱謂曰李

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先生姓或言用字加撇或云

加點爾知否偓佺對曰臣聞刀用為角音權兩點為角

鹿音用上一概一點俱不成字据倥佺此論則俗本作用字者亦非也宋祁曰用不成字當作角俗本又誤洎作角盖緣不知崔倥佺之論耳

其後谷口有鄭子真○按地理志谷口縣屬左馮翊

王吉傳琅邪臯虞人也○臣召南按吉為琅邪王氏之

祖唐書宰相世系表曰秦將王離子元避亂遷琅邪後徙臨沂四世孫吉始家臯虞後徙臨沂都鄉南仁里

今者大王幸方與○胡三省曰方與縣本屬山陽郡武帝以山陽為昌邑王國方與縣屬焉

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注師古曰以仁撫天下云云○胡三省曰此以仁壽並言仁者不鄙詐壽者不夭折也顏注非是

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云云○真德秀曰吉意以下蓋史家撮其大旨如此非本文也

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臣召南按賢父子猶云賢父

之子

兩龔傳常以歲八月賜羊壹頭酒二斛（臣召南按韓福事昭紀作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紀係錄詔書原文疑此八月當為正月之訛又按羊壹頭壹字應作一各本俱誤耳

勿隨俗動吾冢云云注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云云○顧炎武曰古人族葬勝必已自有墓若隨俗人之意更於冢上種栢作祠堂則是動吾冢也蓋

以朝代遷革一切飾終之禮俱不欲用

鮑宣傳勃海高城人也○高城地理志作高成

薛方嘗為郡掾祭酒云云○臣召南按鮑宣傳特附薛

方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皆不仕莽世清節

著名者据後書卓茂傳茂與孔休蔡勲劉宣龔勝鮑

宣六人同志又申徒剛宣秉王丹王良郭丹蔡茂及

陳寵之曾祖咸各見本傳而儒林傳載高詡包咸獨

行傳載譙元李業王皓王嘉劉茂逸民傳載向長逢

萌王君公周黨譚賢殷謨王霸戴遵皆立志較然不
汚新室爵命宜與薛方諸賢牽連書之乃莽大夫揚
雄一傳累牘連篇而於諸賢聊表一二此則班氏之
失也

皆見褒表至大官○臣召南 按兩龔子孫後書無傳鮑
宣子永孫昱三世司隸後書有傳而宣妻桓少君在
列女傳

前漢書卷七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書卷七十五

三至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陳墉

校對官中書臣馮培

謄錄監生臣宋允奎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七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韋賢傳第四十三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

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

師古曰官為楚王傅而歷相三王也

戊荒淫不

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于鄒又作一篇其諫

詩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

應劭曰在商為豕韋氏也

黼衣朱紱四牡

龍旂

師古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彩也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字又

作蔽其音同聲○宋祁曰注黼衣字下當更有衣字為彩當作謂彩亞字當作亞其音同聲當作同耳 彤

弓斯征撫寧遐荒

師古曰言受彤弓之賜於此得專征伐也

總齊羣邦以翼

大商

師古曰翼佐助也

迭彼大彭勳績惟光

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為商伯師

古曰迭互也自言豕韋氏與大彭互為伯於殷商也迭音徒結反

至於有周歷世會同

師古曰繼為諸侯預盟會之事也

王赧聽譖寔絕我邦

應劭曰王赧周末王聽讒受譖

絕豕韋氏也

我邦既絕厥政斯逸

應劭曰言自絕豕韋氏之後政教逸漏不由王者也

臣璜曰逸放也管仲曰令而不行謂之放師古曰璜說是也○劉敞曰予謂王報時詎有豕韋哉有豕韋亦非王報所能絕也又云我邦既絕厥政斯逸周之逸政久矣不由報也孟此詩為不曉其祖者賞罰之

行非繇王室

師古曰繇與由同也○宋祁曰注文也字當刪

庶尹羣后靡扶靡

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

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也師古曰庶尹衆官

之長也羣后諸侯也

我祖斯微褻于彭城

師古曰言我之先祖於此

遂微也褻古遷字其下竝同

在予小子勤諉厥生

師古曰諉歎聲音許其反○宋祁曰

諉浙本作咲

阮此嫚秦耒耜以耕

師古曰言遭秦暴嫚無有列位躬耕於野悠悠

嫚秦上天不寧迺眷南顧授漢于京

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為南故

曰南顧言以秦之京邑授與漢也○劉奉世曰秦視於沛猶在東北安得云南孟意以漢興於巴蜀故云爾於

赫有漢四方是征

師古曰於讀曰烏烏歡辭也赫明貌凡此詩中諸歡辭稱於者其音皆同

靡適不懷萬國直平

師古曰懷思也來也直古收字攸所也言漢兵所往之處人皆思附

而來萬國所以乎也

迺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

兢元王恭儉淨壹

師古曰兢兢謹戒也

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

漸世垂烈于後

師古曰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遺業於後嗣也

迺及夷王克

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

師古曰咨嗟也永長也夷王立四年而薨戊乃嗣位

故言不永也

左右陪臣此惟皇士

師古曰爾雅云皇正也

如何我王不

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

師古曰惟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履薄冰之義用

繼其祖考之業也

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師古

曰繇與慙同慙慙行貌放放犬也驅驅馬也

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

我王以媮

師古曰媮與媮同樂也言衆人失此稼穡以致困匱而王反以為樂也

所弘非

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惟諛是信

師古曰恢大也諛諛言也 踰踰諂

夫号号黃髮

如溥曰踰踰自媚貌也師古曰号号直言也踰音踰号音五各反

如何我

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從逸

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

從逸游也臣瓚曰藐陵藐也師古曰藐與同應說是也下臣孟自謂也從讀曰縱 媮彼顯祖輕

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

師古曰睦密也言服屬近

曾不夙夜以

休令聞

師古曰休美也令善也聞聲名也

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羣

司執憲靡顧

師古曰靡無也言執天子之法無所顧望也顧讀如古協韻

正遐繇近

殆其怙茲

師古曰言欲正遠人先從近親始而王怙恃與漢戚屬不自勗慎以致危殆也繇讀與由

同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鑒嗣其罔則

師古曰不思鑒戒之

義是令後嗣無所法則也

彌彌其失岌岌其國

應劭曰彌彌猶稍稍也罪過滋甚也岌岌

欲毀壞也師古曰岌岌危動貌音五合反

致冰匪霜致隊靡嫚瞻惟我王昔

靡不練

師古曰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隕隊之咎由於怠嫚也練猶閱歷之言往昔之事皆在王心無

所不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師古曰言興復

邦國救止顛隊之道無如能自悔其過惡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而歸乃作秦誓曰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

則罔所愆謂雖有員然之失庶幾以道謀於黃髮之賢則行無所過矣黃髮老壽之人也謂髮落更生黃者也

員與云同○劉奉世曰老人髮白久而變黃色非謂更生而黃也 歲月其徂年其逮考

師古曰逮及也考者老人面色如垢也言歲月驟往年將及者不可怠忽於昔君子庶顯于

後師古曰於歎辭也言昔之君子庶幾善道所以能光顯於後世也○宋祁曰昔一作赫 我王如

何曾不斯覽師古曰覽視也叶韻音濫黃髮不近胡不時監師古曰黃髮不

近者言遠耆老之人也近音其靳反○宋祁曰注文言字姚改作斥 其在鄒詩曰微微小

子既耆且陋

師古曰自言年老材質鄙陋也

豈不牽位穢我王朝

應劭曰言

豈不戀此爵位乎以王朝汙穢不肅清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恐已穢王朝所以去耳故下又言懼穢此征也

○宋祁曰牽一作幸淳化本作幸刊誤據史館本改作幸

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顧瞻

余躬懼穢此征

李奇曰於此便行也師古曰此皆益已去遜辭不欲顯王之過惡也○宋祁曰

注文便行字下疑有去字

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

赫赫天子明慙且仁縣車之義以洎小臣

應劭曰古者七十縣車致

任洎及也天子以縣車之義及我也師古曰洎音鉅冀反

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

王寤越遷于魯

應劭曰言豈不懷土乎庶幾王之寤覺欲還輔相之相近居魯也○宋祁曰遷

當作褻後
遷絕同

既去禰祖惟懷惟顧

師古曰父廟曰禰言去其父祖舊居所以懷顧

也禰音

乃禮反 祁祁我徒戴負盈路

師古曰祁祁衆貌一曰祁祁徐行也徒謂學徒也戴

負者謂隨
其徒居也

爰戾于鄒鬻茅作堂

師古曰戾至也鬻字與剪同

我徒我

環築室于牆

師古曰環遠也

我既褻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

于王朝

應劭曰瀆上孟所居彭城東里名也猶不忘本也

其夢如何夢爭王室

其爭如何夢我王弼

師古曰弼戾也言夢爭王室之事王違戾我言也○宋祁曰注文之

事字下疑有而字言字
下疑有故怨之三字

寤其外邦歎其喟然

師古曰夢在王朝及

寐之寤乃在鄒也寤覺也喟音邱位反覺
音工效反○宋祁曰外邦字疑為異邦

念我祖考泣

涕其漣

師古曰漣漣泣下貌音連

微微老夫咨既遷絕

師古曰咨嗟也絕謂與舊

居絕也

洋洋仲尼視我遺烈

師古曰洋洋美盛也烈業也視讀曰示孔子鄒人故言示

我遺業也洋洋音祥又音羊

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

師古曰言禮樂之教不同餘土也

我雖鄙耆心其好而我徒侶爾樂亦

在而

師古曰而者句絕之辭侶和樂貌音口旦反○宋祁曰景德本絕作端

孟卒于鄒或

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自孟至賢五

世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

師古曰篤厚也

兼通禮尚書以

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

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

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卽位賢以與謀議安宗

廟賜爵關內侯食邑

師古曰與讀曰豫

徙為長信少府

師古曰長信者

太后宮名為太后官屬也

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

丞相封扶陽侯

孟康曰屬沛郡

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

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

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賢四

子長子方山為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

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

魯諺曰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經

如淳曰贏行器受三四斗今陳留俗有此

器恭謨曰滿贏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若論陳留之俗則吾陳人也不聞有此器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贏

苓也揚雄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間謂削為贏然則筐籠之屬是也今書本贏字或作盈又是盈滿之義蓋兩通

也○宋祁曰贏漸本不從竹詳恭注不從竹為是注文吾陳字下疑有留字削字疑作箭

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

遜下士

師古曰下音胡亞反

出過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

師古曰輟從者之車馬也○宋祁曰與疑作輿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

繇是名譽日廣

師古曰繇與由同

以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河

都尉

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國後王國除為大河郡

初玄成兄弘為太常

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

故勅令自免

師古曰恐其有罪見黜妨為繼嗣故令以病去官也

弘懷謙不去官

師古曰謂若欲代父為侯故避嫌不肯也

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

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

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

師古曰博士姓義名倩也宗家賢之同族也倩音千

見共矯賢令

師古曰矯託也

使家丞上書言大行

師古曰為文書於大行以

言其事也。以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

○宋祁曰

越本及別本作在官或作任官

又言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卽

陽為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

師古曰便利大小便。○宋祁曰笑作咲。注文大

小便下

徵至長安。旣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

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

其欲讓爵。辟兄者。

師古曰辟讀曰避

案事丞相。史廼與玄成書

師古曰卽案驗玄成事者

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

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為狂癡。光曜掩而不宣。

師古曰掩

讀與暗同

微哉子之所託名也

李奇曰名聲名也

僕素愚陋過為宰

相執事

師古曰過猶謬也

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

小人也

○宋祁曰子字下疑有之字

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

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

師古曰枉屈也

使得

自安衡門之下

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

而丞相御史遂

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

爵

○宋祁曰受字下疑有侯字

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兄

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為未央衛尉遷

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

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

師古曰淖泥也音女教反

不駕

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

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

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命建伯有殷以綏

師古曰建立也立為伯也綏安也以有此伯故天下安也

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

商邑四牡翔翔

師古曰翔翔安舒貌

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

漢羣后歷世

應劭曰歷世有爵位○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肅肅楚傳輔翼元

夷師古曰元厥馬有庸惟慎惟祗
孟康曰駟馬也尚書車服以庸庸功也

師古曰庸亦常也即上車嗣王孔佚越遷于鄒師古曰孔甚也

佚與五世壙僚至我節侯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壙空也惟我節侯

顯德遐聞師古曰聞合韻音問左右昭宣五品以訓師古曰左右助也言為相

也五品五教也訓理也既耆致位惟懿惟奐師古曰言以年致仕

也懿美也厥賜祁祁百金洎館師古曰祁祁行來貌洎及也國彼扶

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繹繹六轡是列是理

師古曰繹繹和調之貌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宗是師

師古曰穆天子之容也宗四方遐爾觀國之輝師古曰輝

也光茅土之繼在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形師古曰形

顯謙讓志節也於休厥德於赫有聲師古曰於皆歎致我小

子越留於京師古曰言致爵位於已身而留在京惟我

小子不肅會同師古曰肅敬也媿彼車服黜此附庸師古曰媿

附庸言見黜而為附庸也赫赫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

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夷蠻

師古曰言已耻辱之甚無所自措故曰誰有能忍媿者以我顏寄之誰欲遠行去者當與相從適於蠻夷不能

見朝廷之士也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師古曰於

歎辭也三事三公之位也度居也言三公顯職以賢俊為之我雖微蔑方自勉厲終當居此也度音大各反後

並同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師古曰華

山雖高企仰則能齊觀道德師古曰華嗟我小子于貳其尤師古曰于

往也尤過也自戒云今以往勿貳其過一隊彼令聲申曰貳謂不一也言心不專一致此過也

此擇辭師古曰令善也擇可擇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

儀車服惟肅是履師古曰戒他人初宣帝寵姬張婕妤好男淮陽

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為嗣然用太

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

輔以禮讓之臣

師古曰風讀曰諷

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是

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

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卽位以玄成

為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為

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

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難難

師古曰玉缺口玷復音房目反難古艱字

玷音丁念反 因以戒示子孫曰於肅君子既令厥德

師古曰於歎辭

也肅敬也令善也言君子儀服此恭棣棣其則李奇曰善威儀

也師古曰詩邶柏舟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閑習之貌音徒繼反○宋祁曰棣棣疑作逮逮咨余

小子既德靡逮師古曰逮及也曾是車服荒嫚以隊師古

言則也曰曾之言則也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師古曰恤

安也九列卿之位謂少府○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我既茲恤惟夙惟夜師古曰

言早夜常自戒也畏忌是申供事靡惰師古曰申言自約天子

我監登我三事師古曰監察也三事三公之位謂丞相也顧我傷隊爵復我

舊我既此登望我舊階先后茲度漣漣孔懷應劭曰我既此登為

丞相也先后茲度父所在也臣璣曰案古文宅度同師古曰先后即先君也以父昔居此位故泣涕而甚思之

也
司直御事我熙我盛師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御事治事之吏也言司直及治事之

人助我興威而為職務也羣公百僚我加我慶于異卿士非同我心

三事惟囂莫我肯矜師古曰言已居尊位懼不克勝而羣公百官皆來相慶是與我心不

同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我所度退其罔日師古曰我雖畢力於

此然懼非所居居貶退無日昔我之隊畏不此居師古曰居合韻音基庶反今我度

茲戚戚其懼師古曰度亦居也嗟我後人命其靡常靖享爾位

瞻仰靡荒師古曰靖謀也享當也天命無常唯善是祐謀當爾位無荒怠也慎爾會同

戒爾車服無媿爾儀以保爾域

師古曰媿亦古情字也域謂封邑也

爾無

我視不慎不整我之此復惟祿之幸

師古曰言我之得復此爵乃蒙天之

福幸而遇之爾等不當視效而怠慢也

於戲後人惟肅惟栗

師古曰於戲讀曰嗚呼

無忝顯祖

○宋祁曰祖一作位

以蕃漢室玄成為相七年守正持

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諡曰共侯初賢

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

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子頃侯寬

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賢傳國至玄孫乃

絕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為定陶王時賞為太傅哀帝即位賞以舊恩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為三公

○宋祁曰為疑作於

賜爵關內

侯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以壽終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初高帝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

○宋祁曰二浙本作

二越本
作三

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

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

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

十七所宗廟之數也○宋祁曰注丈百六十七所下當添者字

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

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

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

史皇孫

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

如淳曰黃圃高廟有便殿

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矣便殿者寢

側之別殿耳

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

廟歲二十五祠

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

六月七月三伏立秋。驅婁。又嘗。築。八月先夕。饋殮。皆一太牢。耐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便殿。歲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

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

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

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

因事制宜

師古曰言不必同也

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

親以立宗廟

師古曰親謂親臨幸處也

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

師古曰銷遏逆亂使不得萌生○

今賴天地之靈

○宋祁曰

江浙本竝無地字

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

師古曰同軌言車轍皆同

示法制齊也○宋祁曰注文法制越本作教化

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

尊祀

師古曰共讀曰恭

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

乎吾不與祭如不祭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與讀曰預

其與將軍列侯

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立成御史大夫鄭

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

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

○宋祁曰江南本無也字浙本有

繇中出生於心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

為能饗親

師古曰言情禮皆備

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

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宋祁曰浙本無助字

尊親之大義五帝三

王所共不易之道也

師古曰易改也

詩云有來雍雍

○宋祁曰來字疑作

徠 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師古曰此周頌雍雍篇禘太祖之詩也雍雍

和也肅肅敬也相助也辟百辟卿士也公諸侯也有來而和者至而敬者助王禘祭是百辟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承事也 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

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

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

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

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

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

師古曰著亦明也

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顯

師古

曰顯與專同

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

議立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

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

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云迭也音大

結反○宋祁曰太祖下疑有繼太祖三字

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

祭言壹禘壹禘也

師古曰殷大也禘諦也壹一祭之禘也禘合也禘音大系反禘音洽

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

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

師古曰昭穆者父子易其號序也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

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為韶○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

宋祁曰注未當有字耳兩字

師古曰祖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

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

○宋祁曰配字下疑有之字

立親廟

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

師古曰殺漸降也音

所例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

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

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

師古曰二聖文

王武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

師古

曰謂之成王則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師古曰遠離也

是以行表謚也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宋祁曰帝字上疑有皇字宜為

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

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

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張晏曰悼

皇考於元帝祖也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

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

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出美人重絕人類賓

是不私其利也帑讀與孥同

賜長老

○宋祁曰賓字浙本作賞

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

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

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

師古曰忠尹忠也攘卻也

諫大夫尹

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

於是上重其事

師古曰重難也

依違者一年

師古曰依違者不決也

乃下

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

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

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

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
卽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
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
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

義壹體

師古曰一體謂俱為昭也禮孫與祖俱為昭宣
帝之於昭帝為從孫故云於義一體○劉攽曰

予謂此言壹體者以孝宣為昭帝
後臣子壹體也尋其文自可見

孝景皇帝廟及皇考

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
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

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
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
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
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

不清靜

師古曰清廟周頌祀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又曰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宋

祁曰注未疑有是也兩字

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

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

師古曰此禮記祭法之言瀆煩

汗也數音所角反

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

可勿復修

師古曰開音工克反

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

制禮別尊卑貴賤

○宋祁曰貴字上疑有明字

國君之母非適不得

配食則薦於寢

師古曰適讀曰嫡

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

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

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玄成薨匡衡為

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

馬上詔問衡議欲復之

○宋祁曰詔字南本浙本作召

衡深言不可上

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

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

師古曰育養也休美也烈業也○宋祁曰恐疑作懼字

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

經往者有司以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

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

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肅

舊禮尊重神明卽告于祖宗而不敢失

師古曰不敢失禮

今皇

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

師古

曰序緒也謂端緒也

皇帝悼懼卽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

承祖禰之大義

○宋祁曰義越本作禮

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

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為本間者歲數不登

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

禰之意為不樂是以不敢復

師古曰復音房目反

如誠非禮義之

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

師古曰如若也中音竹仲反

當受其殃

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

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

師古曰右

讀曰祐

開賜皇帝眉壽亡疆

師古曰眉壽言壽者而眉秀也疆免也居良反

令所

疾日瘳平復反常

師古曰反
猶還也

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

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

象於天地

師古曰休美
也典法也

天序五行人親五屬

師古曰五
屬謂同族

之五服斬衰齊衰
大功小功緦麻也

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

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

烈以下五廟而遷

師古曰墮毀也烈業也繼
謂始嗣者也墮音火規反

上陳太祖

間歲而禘

師古曰間歲
隔一歲也

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

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為孝莫大於嚴父故父

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

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

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為大

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也師古曰信讀曰申尊祖

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祀皆可亡修

師古曰間音工

覓反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

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

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商頌

烈祖之篇曰我受命溥將虞書克典曰欽若昊天又曰若稽古帝克故衡摠引之也

子孫本支陳

錫無疆

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丈夫孫子本支百世陳敷也載始也本本

宗也支支子也言子孫承受數錫
初始之福故得永久無窮竟也

誠以為遷廟合祭久

長之策高皇帝之意廼敢不聽

師古曰言不敢不從卽以今日師古

曰令善也謂吉日也

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

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

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

師古曰共讀曰恭

皇帝願復修立承祀

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

師古曰於禮不合也

如不合高皇帝孝惠

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

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

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

○宋祁曰廟字下疑有寢字

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

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

載皆言不當

師古曰六藝六經也

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

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

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

師古

息也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

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

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廼復申明之曰孝宣皇

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

師古曰與讀曰豫其

下亦同

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崩衡奏言前

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

師古曰卒終也

案衛思

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

師古曰言不當毀也

孝惠孝景廟親盡

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

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

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

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

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竝食於太上寢廟

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命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成帝崩哀帝卽位

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

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

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

定非令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

○宋祁曰所為疑作所謂

臣請與羣

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

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竝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

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竝侵獫狁最彊

於今匈奴是也

○宋祁曰狁浙本作允

至宣王而伐之

○宋祁曰宣字上景

本有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師古曰小雅六月之

詩也薄伐言逐出之

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

狁荆蠻來威

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推推盛也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士命為

將率也言出師衆威有如雷霆方叔又能信明其德既
伐獫狁懲其侵暴則南荆之蠻亦畏威而求服也嘽嘽
音他丹反推音他回反○宋祁曰注文嘽嘽當剛一嘽字
故稱中興及至幽王大戎

來伐殺幽王取宗器

師古曰宗器宗廟之器也

自是之後南夷與北

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

師古曰綫縷也音思薦反

春秋紀齊桓南伐

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師古曰論語載

孔子之言也微無也被髮左衽戎狄之服言無管仲佐齊桓公征討則中夏皆將為夷狄也

是故棄

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

師古曰伯請曰霸

及漢興冒頓始

彊破東胡禽月氏

師古曰氏請曰支

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

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
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
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
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
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
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畧取人民不可勝
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師古曰罷
讀曰疲乃遣
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

奴降昆邪十萬之衆

師古曰昆音下門反

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

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

師古曰樂音來各反浪音郎

西伐大宛竝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

酒泉張掖以鬲婁羌裂匈奴之右臂

師古曰婁音而遮反○宋祁曰景祐

本越本臂作肩

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

○宋祁曰疑作西斥

地遠境起十餘郡

師古曰斥開也遠廣也

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為

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

師古曰撫讀曰募其

木字從

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

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
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
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
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
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
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
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
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

薄者流卑

師古曰流謂流風餘福

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

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

師古曰殺音所例反

七者其正法

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

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

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

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

師古曰太甲湯之孫太丁之子也太戊太庚之子雍己之

弟也武丁小乙之子○宋祁曰注文太庚景祐本作康校作庚刊誤據商紀改作康

周公為毋逸

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

師古曰毋逸尚書篇名戒以無逸豫也

繇是言

之宗無數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

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

翦勿伐邵伯所爰

師古曰名南甘棠之詩也解已在前翦字與翦同爰音步葛反

思其

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為禮去事有殺

師古曰去除也殺漸也去音邱

呂反殺音所例反其下竝同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

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

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

壇墠則歲貢

張晏曰去祧為壇墠掃地而祭也師古曰祧是遠祖也築土為壇除地為墠祧音他

克反墠音善○宋

祀曰注文是字剛大禘則終王

服虔曰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

大禘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

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

如淳

曰游亦流也

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

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

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

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況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

毀棄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虛者也

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

上寢園廢而為虛

師古曰虛讀曰墟○宋祁曰惠景字下疑有廟字失禮意矣

至平帝元始中

○宋祁曰越本無至字校本添

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

年丞相義等議

師古曰蔡義也

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

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

師古曰魏相也

父為士子為天

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

滿千六百家以為縣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

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

師古曰在霸陵之南故曰南陵

孝昭太后

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

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

毀此兩統貳父

○宋祁曰父江
南本浙本作文

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

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

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

也

○宋祁曰文字
下疑有王字

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

考廟奉明園毀勿修

張晏曰奉明園
悼皇考園也

罷南陵雲陵為縣

秦可

司徒掾班彪曰

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者謂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或

者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宋祁云注文謂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越本謂字在後或者字下劉敞曰注謂

字注在上合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

自玄成後學者蕃滋

師古曰蕃音扶元反

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

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復音扶目

反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

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前漢書卷七十三

前漢書卷七十三考證

韋賢傳至於有周歷世會同○臣召南按唐書宰相世

系表曰韋氏出自風姓顓頊孫大彭為夏諸侯少康封其別孫元哲於豕韋其地滑州韋城也豕韋大彭迭為商伯周赧王時始失國徙居彭城以國為氏其說卽本此詩然豕韋顯名夏商國語左傳有明文至周以後書傳未見若春秋戰國數百年中則諸書並無有國名豕韋者韋孟謂歷世會同豈可信哉漢初

人去古未遠其自譜世系卽已荒畧如此宜無怪乎
揚子雲之自叙多誤也

王報聽諧實絕我邦注應劭云云○劉攽云云○臣名

南

按孟詩已不可解應劭又從而實之愈誤劉攽之
論確矣但詩中尚有可疑者漢以高祖諱邦為國此
句及下文寤其外邦於異他邦凡三用邦字倘所謂
臨文不諱者耶

勤諉厥生注師古曰諉歎聲○楊慎曰方言云楚謂然

曰談說文談磨也離騷云欵秋冬之緒風說文欵磨也二字音義並同實一字耳皆楚語也

耒耜以耕○文選作耒耜斯耕又克奉厥後選作克奉厥次又臨爾下土選作照臨下土又殆其怙茲選作殆其茲怙又彌彌其失選作彌彌其逸又致隊靡媿選作致墜匪慢

韋賢子女成輒下從者與載送之○顧炎武曰下字如爰盎傳下趙談之下與之共載復送至其家也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云

云○臣名南

按天子七廟祭法禮器家語穀梁傳荀

子王制無異文也謂自古天子五廟周因文武始加

七廟惟韋元成此文而鄭康成注禮乃据其說商書

不云乎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虞喜曰七廟不始于周

伊尹已言之矣元成言禮甚踈故傳未詳載劉歆七

廟之辨以糾其違

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

臣名南

按景帝初年詔卽

尊孝文為太宗是卽百世不祧之廟與高祖並崇矣
可因親盡而毀乎宜許嘉等駁其議也又悼考立廟
非正宜有尹更始之言

前漢書卷七十三考證